

书香湖南
湘版好书
——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

走神千古之外，或是万里之遥

王跃文



王跃文

编者按

走神，是很多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，但作家的“走神”，也许可以因此写出一本书。近日，著名作家王跃文推出首部历史随笔集《走神》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），书中收录其以敏锐而独特视角解读历史的随笔三十二篇，分为“大人物的坏脾气”“权杖与华表”“仁者·君子·凡人”三辑。

本期悦读头条推出王跃文在《走神》中的自序，字里行间，你可以收获王跃文几十年来考察历史和思考人生的结晶。正如作家所说，“我不会美化现实，也不会美化历史。我知道历史未必那么美好，但仍想从古人那里寻求文化养料。”

我自小失眠，去医院看病，医生不解，问：怎么睡不着觉呢？小年纪就想人事了？医生笑得鬼气，我不懂他说的是什么。多年后，方知医生讲的人事是大人做的大事。

中年开始，我失眠越发厉害。有人教我数羊催眠，我却数着数着就走神了。我家乡极少养羊，记得生产队只分过一次羊肉。有位当兵复员的远房堂哥，提着分到手的羊肉，说：我在部队上，一个礼拜吃一顿羊肉。村子往东南三十里有军用机场，我家屋顶上空常有战斗机飞过。每听飞机的轰鸣响声，我堂哥就抬头望望，说：我在部队上，一个礼拜坐一趟飞机。村上没有人讲“礼拜”，讲的是“星期”；村上人也不讲“顿”，讲的是“餐”；村上人也不讲“趟”，讲的是“回”。因为堂哥讲“礼拜”“顿”和“趟”，又因为他时常吃羊肉、坐飞机，我对堂哥越来越崇拜。但是，有一回见堂哥腋下夹着扁担咣咣咣咣做射击状，我就开始怀疑他讲过的话了。我年年观看村上民兵训练，知道枪托是要抵在肩胛处，而不是夹在腋下的。后来，我又听说堂哥在部队是炊事兵，只怕没摸过几回枪。

村上凡红白喜事，白案红案都有现成班底，堂哥慢慢成了专管蒸甑子饭的大师傅。我料定堂哥在部队是煮饭的，更加相信他过去说过的话都是吹牛皮了。听说谁家死人了，堂哥在家就不再吃饭，留着肚子去吃大席。红喜事是事先定日子，堂哥只要听到信了，早三日就不正经吃饭，一天到晚笑眯眯地做事，盼着早到黄道吉日，敞开肚皮去吃几日饱足饭。红白喜事办完了，主家得办席答谢帮忙的人，此俗称作洗厨。堂哥每逢吃洗厨席必喝得大醉，回家便哭他夭折的长女小京。我始终搞不明白，他满地打滚哭小京，可他后来生的女儿也叫小京。也许，堂哥是很爱这个“京”字的。

多年后，我在县城里工作，有一回听说堂哥生病住院了，赶紧跑去医院看望。我去医生那里询问堂哥病情，得知他患的是胃癌，晚期了。我坐在堂哥病床边，嘱咐他安心养病。堂哥瘦得皮包骨，笑嘻嘻地露着黑黄的牙，说：老弟，我怎么可能得癌症呢？我三坨还没长大，我怎么可能得癌症呢？三坨是堂哥最小的儿子，堂哥不甘心儿子未成人，自己就先得恶病去了。又一日，我再去医院看堂哥，见他痛得跪地哭号：我三坨还没长大啊！等我三坨抬亲了我再死啊！我原本数着羊的，却想到早已死去多年的堂哥了。

数羊未能安眠，有人说枕边放本无聊书，翻几页就打哈欠了。世间无聊之事还嫌少吗？何必还去读无聊之书呢？我试着闭上眼睛背书，料想这比数羊兴许更能安神。我少时凭童子功背过些东西，哪怕日久淡忘，只稍作温习，仍能背诵。

我默诵屈原《涉江》，刚背出首句“余幼好此奇服兮，年既老而不衰”，就又走神想着穿衣服的故事了。

自小娘就要我爱整洁，我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。娘说，笑烂不笑补，笑脏不笑旧。衣服穿破了，只要补得整齐，穿着也不丢脸。衣服旧了，只要洗得干干净净，穿出去也好看。小时候，我的衣肘上、膝盖上和屁股上打补丁是常事。我记事起，奶奶已老，眼睛又不光亮，不再下地干活了。她在家弄茶饭、养六畜、纺纱线。纺车放在茶室屋，织布床机放在中堂屋。纺纱是奶奶的事，妈妈只管织布。妈妈眼睛起雾了，她凭感觉也能把纱纺得又细又匀。妈妈大多是夜里织布，白天抽空也要织布。吃过早饭，或吃过中饭，妈妈都要坐到床机前去飞梭子。听到生产队长吹响出工的哨子，妈妈边抬头望望门外赶工的社员，边飞快地穿梭织布。每回都等到不能再挨了，妈妈才起身扛上锄头，或担上篱箕，飞跑着往田里赶。

布织得足够了，妈妈选个好晴天，邀上几家搭伙染布。平日煮猪漏的大锅用作染锅，染料热腾腾的香气从灶屋飘出来，妈妈和邻家婶嫂们笑着喊着，瓦檐上的麻雀叫得格外欢快。新染出来的黑土布在日光下泛蓝，村上人喊它作毛蓝布。棉衣面料是毛蓝布，夹衣和裤子也用毛蓝布做，衬衣则用素白土布或花土布缝制。妈妈善织一种飞机花，花样是直直的机身和平展的两翼，像极了当时电影里常见的老式战斗机。选飞机花布做成衬衣，很有样子。那时，小孩子的衣服通常缝得长大，今年穿了明年后年长高了还能穿。我每回穿新衣服，挽卷好过长的衣袖，都要平伸双臂比比，看两袖是否卷得长短整齐。妈妈见着都会笑，说我会爱漂亮了。大姐年轻时做过裁缝，她给我缝过一件单夹衣，毛蓝布面子，飞机花里子。衣的袖子照例做得长过五指，我穿着时需卷上三寸长的边。我多年后见艺人穿长衫登台，袖露几寸白边，很有派头。哪晓得，我少年时便是这般派头了。

十四五岁时，我开始嫌土布衣服太丑。这时候，一种叫的确良的布料很时髦。乡里人说得神奇：的确良是日本佬拿石头做的，埋在土里十年不腐。记得大哥有一件的确良衬衣，白天出工舍不得穿，吃过晚饭洗过澡才穿上。我没有穿的确良的福分，大姐倒是给我做了两件平纹白布衬衣。我自此告别穿家织土布的日子。记得那年暑假逢降阴雨，我两件平纹白布衬衣都洗了，几日都干不了。我穿着旧土布衬衣，盼着平纹白布衬衣早点干。性急，过会儿就去摸摸衣角。等衬衣晾干了，衣角上已是黑黄的手印子。

我青年时代也穿过花衬衣、喇叭裤，也留过头发。我头发稍长



就起波浪，人以为我头发是烫过的。等我把头发理短，就到了穿什么衣服都不太在意的年龄。不过，四十岁左右，我酷爱穿格子衬衣。有几年上海书展我都去，有位热心读者年年都来签名合影。有一回，这位读者拿出三年前同我的合影照片，发现我当时穿的仍是三年前那件红格子衬衣。我自嘲道：王老师就这件红格子衬衣，一穿就是三年！如今，我头发白了，自然只穿深色衣服了。

故乡有俗话：吃饭穿衣，不碍朝廷。老百姓吃饭穿衣都是自己的事，但并非自古如此。明朝皇帝就很爱管老百姓穿衣戴帽，朱元璋令士农工商四民各穿各的衣服，从衣服面料到款式颜色，或衣或裳、或裙或裤、袖口大小，都有严明规定。比如，士人可着广袖，头上束绦带；武士袖口最短，大小仅能出拳。老百姓也有不听话的时候，但不听话就会有麻烦。明思宗朱由检有一回出宫，窥见居然有布衣百姓穿着皮鞋过市！这还了得？朱由检马上令锦衣卫密捕胆敢穿皮鞋的平民百姓。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百姓穿衣更不怎么听朝廷的。有个京官回家省亲，见城里读书人穿着红绿，遂套改前人作剥皮诗痛记此事：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襟；身着女装者，尽是读书人。读书人的奇装异服，竟令正经官员如此惊骇！清朝皇帝们管百姓衣着也很操心，每年立夏官府会发布换帽告示，敦促老百姓把暖帽换成凉帽；寒露同样要发布换帽告示，敦促老百姓把凉帽换成暖帽。朝廷关心的恐怕并非百姓冷暖，只因看着子民们衣帽整齐划一，皇帝们心里才踏实。普希金时代的俄国，有贵族提议命全国农奴统一制服。因为居然有农奴见了贵族不行礼，贵族们单从衣着上又不能辨认谁是农奴。贵族们不能容忍农奴不讲规矩。但是，这个提议被沙皇否决了。沙皇担心，一旦全国农奴统一制服，农奴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同胞原来如此之多，他们的势力原来很强大。

数羊、背书、冥想，都没有安神催眠之效，我就常常走神千古之外，或是万里之遥。我有时会把失眠走神的胡思乱想记录下来，形成并不怎么讲章法的短小篇什。是为序。

行走壮丽江山，书写时代“美篇”

——读谭谈散文集《江山壮丽，人民豪迈》

贺有德

《江山壮丽，人民豪迈》是年届八旬的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谭谈，从近200篇精短美篇中遴选80篇集结而成的最新散文集。这部著作近两年来行走在壮丽江山，满怀激情用脚在大地上“走”出来、别出心裁在手机上“戳”出来的美篇集，文字鲜活而活，感情真而深，时代气息浓郁，是一曲唱给乡村振兴战略的颂歌。

《江山壮丽，人民豪迈》分为《小城回来小叙》《白族小院过大年》《曾在花海过炎夏》《带着故乡走远方》《为生命放歌》《不留遗憾在人间》六辑。第一辑走湖南，从故乡的外婆路起步，故乡的花桥，湖南科大校园，郴州仰

天湖，莽山脚下的腊元古村，沱山密印寺，株洲荷塘……有山有水，有城有乡，有桥有寺，有人有树，一一呈现。第二辑走云南，大理古城，诺邓古村，白族村寨“云湖居”，鸡鸣江民居，阳溪漫步，苍山观云，蝴蝶泉听情歌，下作邑村“赶街子”……风景如画，特色独具，他乡似故乡，白汉一家亲。第三辑走四川、贵州、陕西，钢铁新城攀枝花，四季如春的米易，航天城西昌，盘州盛月湖，毕节百里花海，兰州看水车、赏夜景，商洛品丹凤葡萄酒、高架水槽冲浪，三省城乡，特色纷呈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时代气息浓郁。第四辑写故乡，写他乡，下厨房，做馒头，理发，治眼，玩牌，摄影，喝茶，散步，过生日，做早餐……人间烟火味，最抚凡人心，新时代，新生活，“人民豪迈”。最后两辑写友人，花鼓戏《补锅》里的“刘大娘”——艺术家钟宜淳，多才多艺的矿工黄永林，著名画家邓辉楚、姜坤，著名作家叶蔚林、吴中心、王正湘，原省委书记熊清泉，著名诗人弘征、未央，著名书法家沈鹏，或一面之缘，或朝夕相处，一见如故……

富有寓意、意味深长的80篇“美篇”，无不用心用情，叙写所到之处，山河湖海，江山壮丽；叙写所遇之事，家事乡事城事国事，尽是赏心乐事；叙写所见之人，意气风发，人民豪迈。最后两辑回忆录，重在写远行故人，欣逢盛世，斯人已去，情到深处，扼腕叹息……这些鲜活的纪实散文，谭谈坦言：意在“从各个小侧面、各种小角度，来表现当下的大时代、人民的新生活”。

人一旦进入暮年，回忆便是常态。纵然是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热情、激情不减，毕竟岁月不饶人，人事代谢，感慨系之。耳闻目睹日新月异，赞叹、欣慰之余便是回忆。

80“美篇”，回忆是主调，但更多的是新旧对比，在对比之中彰显大时代的大变化，欣喜之情跃然纸上，看标题，见端倪，如明媚春光扑面而来：《沱山有大美》《遍地春光走荷塘》《奔向温暖》《蝴蝶泉边听情歌》《一路春光走洱源》《最美乡村看尼汝》《曾在花海过炎夏》《留张笑脸给时代》《带着故乡走四方》……不只标题，诸多“美篇”结尾，卒章显志，不忘凸显“表现当下的大时代、人民的新生活”的宏大主题。这一

切，皆因对生活深植于骨子里的热爱。在这些“美篇”之中，细节描写无处不在，如神来之笔。《我的外婆路》中“我”“逮螃蟹”；《沱山有大美》中“我”“冒雨往山上攀登”；《八面山下看里耶》中河堤上“晨练的人们，或散步，或做操”；《雄、峻、秀：看莽山》中“在我们前面领路”的小溪；《小城回来小叙》中的老友对话；《白族小院过大年》中素不相识的老婆婆送青菜；《外乡村寨故乡味》中老杨送笋笋；《带着故乡走四方》中“我”把从故乡带来的三只鸡分别以“蓝田”“杨家滩”“桥头河”命名；《耳畔犹有情歌声》中熊清泉唱湘西山歌，老伴伴舞……诸多细节，或生活气息浓，或情趣盎然，或催人泪下，细节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绚丽之极，归于平淡。堪称《奔跑的山寨》姊妹篇的《江山壮丽，人民豪迈》，是耄耋之年的谭谈，紧跟新时代的步履，礼赞新时代的一曲颂歌，彰显始终与时代合拍的责任担当，老而弥坚的大情怀、高境界。读其文如见其人，恍如在城乡之间或山水之间偶遇畅谈，如沐春风，陶醉其中。

题马观书

她在世界一隅 向你讲述生活的故事

杨苏涵

五月，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家艾丽丝·门罗去世。

门罗自少女时代开始写作，先后出版了14部短篇小说集，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、加拿大的契诃夫。她曾三次获得加拿大总督奖。2013年，门罗在瑞典文学院，在全世界的瞩目下，走上了文学生涯的顶峰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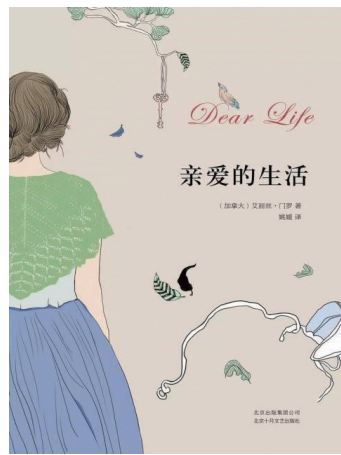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写作，门罗自认为没有天赋，写作对她来说是一个不断向内心寻找故事的过程。她用笔尖，触摸着世界的脉搏，用自己的目光，凝视着她所存在的世界。她就站在那儿，向你讲述生活的故事。

本期书单推介为您带来五部门罗作品，相信你会在其中某个故事里，遇见自己。愿你用读书所得去生活，用生活所感去读书。

爱，是最大的希望

人的选择各有不同，正是这种不同构成了真实。试探的、拒绝的、逃避的、懊悔的……在这些状态还没有被正式命名之前，在当事人还不知道如何处理之前，门罗将它们写了下来。

在《亲爱的生活》中，每一则故事都几乎讲述了某个人的一生，或者一生中最为决定意义的那个瞬间。像是高度浓缩的感慨——这在最后一部分“终曲”表现得更为明显，用一个暖昧的笔触收尾，“我们每次都原谅了”，我想，我们只能原谅，并生活下去。



看到自己的快乐影子了吗

如同“快乐影子之舞”这首乐曲一样，门罗在《快乐影子之舞》中的15个短篇，每篇故事都是一场即兴演奏。她向我们讲述了亲密关系的真相和女性遭遇的各种隐秘的挫折。门罗书写她自己，也书写她所知所闻的那些普通人的故事，然而在细节处，在每一个貌似远方的故事中，我们总能发现自己的影子。

生活本就充满了神秘，它无法被轻易解读，因此魅力无穷。门罗证明了唯有真正的生活值得被记录，历史终将成为过去，唯有生活不朽。

乡间女孩的成长轨迹

《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》被称为门罗的“唯一一部长篇小说”，故事以20世纪40年代的安大略省为背景，通过8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篇目描绘了乡间女孩黛尔的成长轨迹。

从懵懂的少女到睿智的观察者，书中主角经历了情感的起伏和生命的抉择。门罗的文字如同她笔下之女，细腻而有力。她以一种近乎自传的方式，让我们窥见她的世界。黛尔从女孩到女人的生活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门罗真实生活的投射，印刻着她独特鲜活的生活痕迹，也共鸣了所有女孩到女人蜕变的悲欢与得失。



十个生命中的决定性瞬间

门罗的《你以为你是谁》全书共十个篇章，以主人公露丝人生中不同的阶段，拼凑出她整个成长历程。生活的盛宴被冷静地披露，细腻的情绪刻画，不时冒尖儿的暗暗讽刺，让人恍然又共情。其中，对露丝感受的描述，像是只见于私密日记里的反复叩问——划开所有矫饰，不断追求与逼近“真实”，令人感到有种近乎残忍的痛快。

在这本书中，随门罗笔下的露丝走过这不平坦且充满戏剧性的“生命公路”，感受她全力与生活对抗、一次次出走的勇气，在生命的浪潮中冲刷自己姓名的执拗和孤独。如果你曾体会过如浮萍般失重、飘零的滋味，相信会无法拒绝在这本书里寄宿与流浪。

生活是河床 爱是时断时续的河流

人总是一味期待从爱中获得更多幸福，却常常忘记了，人生至深的伤害，绝大多数也是由爱而生的。在《爱的进程》11个短篇故事之中，“爱”这个鲜明的主题贯穿始终。她将目光聚焦在平凡个体的平凡人生，触及人们生活和心灵中的隐秘角落，讲述一段段爱与被爱的故事。

女性的成长和婚姻，大多时候是个沉重的话题，门罗的叙述尖锐却富于同情，你永远可以相信她的感知力。在本书中你会看到，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中，自我抉择以及爱的体验在悄悄转变，女性从感性、被动依附的个体，转变为客观、理性的存在。

